

# 兄弟我 在义乌的发财史

最小小本生意  
实战圣经

至少需要多少本钱，才可以自己做生意、当老板？400块！  
一个义乌小生意人400块钱起家的发迹史



Boss唐/著

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 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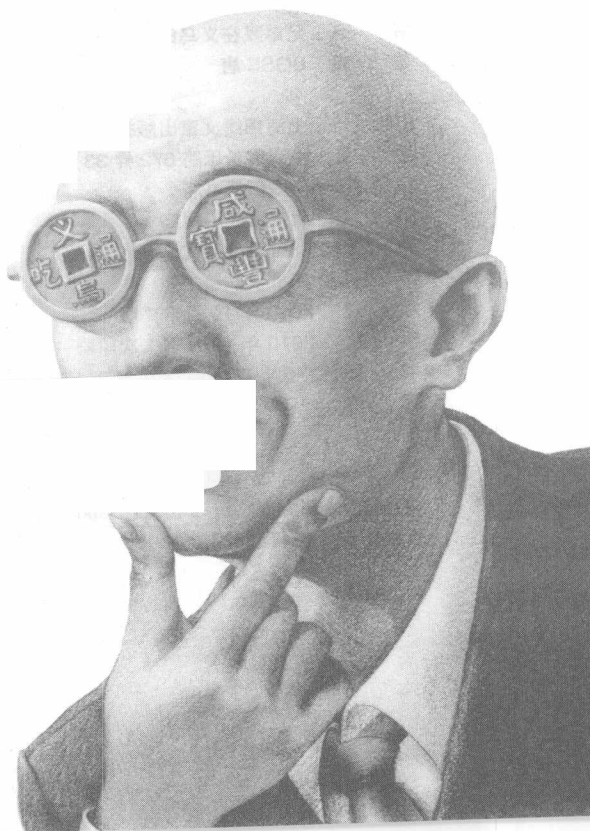
读客

# 兄弟我 在义乌的发财史

最小小本生意  
实战圣经

至少需要多少本钱，才可以自己做生意、当老板？400块！  
一个义乌小生意人400块钱起家的发迹史

Boss唐 /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 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---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兄弟我在义乌的发财史 / BOSS 唐著 .

上海 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, 2010.8

ISBN 978-7-5452-0714-9

I . ①兄… II . ①B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30524 号

---

责任编辑 : 吴 迪

特约编辑 : 王唯径

策 划 : 读客图书

版 权 :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: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书 名 : 兄弟我在义乌的发财史

著 者 : BOSS 唐

出版发行 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地 址 :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( 邮编 200040 )

经 销 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: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 : 68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 : 15.5

版 次 :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: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: ISBN 978-7-5452-0714-9

定 价 : 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## 目 录

- 一天没吃饭了，两天没抽烟了，三天没洗澡了！ ··· 001
- 沦落到给小姐洗衣服，真伤人自尊 ··· 004
- 挣了一点儿给家里打电话的钱 ··· 009
- 亲人在家拮据度日，我在外贫困挣扎 ··· 013
- 我没忘，我是来义乌挣钱的 ··· 018
- 夜市卖袜子，我居然血本无归 ··· 024
- 没钱的家庭都相似 ··· 027
- 岳母下跪，我没法不离婚 ··· 032
- 连窝都没了，现在只能回乡下老家 ··· 036
- 我让全家人在村子里抬不起头 ··· 039
- 我发誓，我要发财！ ··· 042
- 逮着机遇就是财路 ··· 047
- 完了，老家也没法待下去了！ ··· 049
- 走！义乌发财去！ ··· 054
- 典当行真能搞到钱？ ··· 060

- 为钱就得不不停地动脑子，财富与脑子的使用度成正比 · · · 064
- 给别人活路，说不定就是给自己出路 · · · 069
- 被迫又一次回到了起点 · · · 075
- 互联网让我看到了另一片天空 · · · 077
- 不能再等了，我要主动出去找机会 · · · 081
- 创业，需要贵人相助 · · · 089
- 起个步，先做起来 · · · 094
- 我终于淘到了第一桶金 · · · 097
- 好惨，这下亏大了！ · · · 100
- 振作精神，从头再来 · · · 104
- 父亲没能等到我的成功，就去世了 · · · 113
- 百善孝为先 · · · 122
- 想到了就要尝试一下 · · · 125
- 以诚为本，才能走得更远 · · · 131
- 能解决就是“利”，不能解决就是“亏” · · · 136
- 留意商机，寻找新的突破口 · · · 141
- 千万别赌博，赌博败业 · · · 146
- 别装场面上的“牛”，多想实实在在的“利” · · · 150
- 比钱更可贵的，是经验与信心 · · · 153

- 女儿，爸爸爱你，所以爸爸要挣钱 · · · 160
- 我有了一个得力干将 · · · 163
- 别让诱惑使你背离了既定的目标 · · · 166
- 想在几年后得什么“果”，现在就要种什么“因” · · · 169
- 聊几句生意经 · · · 171
- 心强大了，就没什么可怕的 · · · 176
- 认识了一个富婆 · · · 180
- 接下来，可有奔头了 · · · 183
- 美女找到个好婆家 · · · 186
- 生活过好了，更要时刻保持警惕 · · · 188
- 岳母给我打电话，开始夸我了 · · · 190
- 年关将至，我买了辆新车 · · · 192
- 过日子不是跟谁较劲 · · · 194
- 见了前妻，相对却如此生分 · · · 196
- 复婚，看来还是个遥远的传说 · · · 200
- 只要肯用心琢磨，多难的问题也能解决 · · · 204
- 帮客户，就是请财神 · · · 210
- 被动就会挨打，主动就会获利 · · · 217
- 凡事留余地，别把自己逼到死路上 · · · 222

时刻准备交学费 · · · 225

家是我打拼的力量源泉 · · · 228

和朋友做生意，可能你们的关系就完蛋了 · · · 230

有了200万，接下来怎么干？ · · · 234

## 1998年

一开始，我并没想成为一个百万富翁，我的要求只是有份工作，有碗饭吃，有个安稳的家，但是社会一步步地把我“逼”成了富人。从流浪汉到富人，我经历了太多，我知道自己不是个强人，而且我偏激地认为这是个大鱼吃小鱼的社会，强者生，弱者亡。所以，我从一个弱者一步步走来，跌得头破血流。我想说的是，我吃的苦、受的罪，与汗水交结在一起，悲喜交加。那些往事，一件件历历在目……



**一天没吃饭了，两天没抽烟了，  
三天没洗澡了！**

记不清是哪一天了，反正是夏天。我只记得自己一天没吃饭了，两天没抽烟了，三天没洗澡了。

我在义乌一个叫廿三里的镇上东走西逛。我想找份工作，但没找到。我不相信自己好手好脚的却找不到工作，但是那些老板看我瘦瘦弱



弱的，又戴副眼镜，硬是不要我，说我文不文武不武的，没啥用。

那时是民工潮，不是现在的民工荒。

我两个月前来义乌时，是有工作的——在一家伞厂做学徒。由于不知天高地厚地与人打赌，扬言如果输了，我就亲老板的妹妹一口，结果被刚好路过的老板听见了。结果可想而知，我被赶了出来，两个月白干了，一分工钱也没拿到。

我十分郁闷，我只不过说着玩，又没有实际行动。但人家是老板，我再着急也没用。唉！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一日难啊。

我饿，是真的饿。

我走到一个工地，在那里的自来水龙头前喝了一口水。看守工地的老头老远冲我喊：“喂！不能在那洗手！”

我只好灰溜溜地离开。穷困与饥饿，使得我的底气还不及那老头的十分之一。我心想，我哪儿有那么讲究跑这儿来洗手，我是来喝“矿泉水”的。

俗话说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。好在我昨晚一夜没睡，在大街上捡了几十个煤球（估计是运煤车上掉下来的），不行时可以应应急换饭吃。其实，这些天来，我也没地方可睡，最多就是在小区绿化带的椅子上躺一躺。

我有气无力地晃到镇子上，到一家快餐厅门口时，实在走不动了，那里的饭菜真的是太香了。

不怕你们笑话，那天的我特能理解朱元璋为什么将当年喝的“猪下水”称为“珍珠翡翠白玉汤”。如果有猪下水，那天的我也会当山珍海味来品尝。

其实，这只是一家很脏、很破的农民工快餐店，供附近工地上的民工解决午饭。换做今天，我是不会去那种地方吃饭的，更不可能流着口水、眼巴巴地瞅着流汗的民工们大口大口地蹲在地上吃。

我的脚不听使唤了，就是离不开那家快餐店。我产生了一个念头：进去看看吧，可能有剩菜剩饭。

但进去后，我非常失望，每个盘子都被饥饿的民工们舔食得干干净净。想想也是，这些来吃饭的民工，一是饥饿，二是花了钱舍不得浪费。这是民工饭店，不是五星级酒店，怎么可能有我想象的那么美好？

肥胖而一身油味的老板娘走过来，问我吃点啥。我说：“什么都行，我想吃饭，可我没钱。”

我的声音很小很小。我毕竟算是半个读书人，懂得廉耻。老板娘看了看我脏兮兮又散发着汗臭的身体，她可能认为我说的是真话。在义乌这种人员混杂的地方，我这样的人她见得多了。她没理我，转过身。看她转过身，我急了，脱口说：“我没钱，但我有煤。”

“有煤？什么煤？”老板娘问。

“煤球，烧煤炉的煤球。”我说。

“不要。”老板娘说。

我又急了，因为太饿了，我不能不急。我说：“十个煤球换碗白饭，可以不？”很明显，我的语气是低三下四的。我非常鄙视自己当时的态度，但那也是生存之道！

“是偷来的吧？”老板娘问。我说：“捡的。”老板娘说：“还不快去拎来？！”我愣了一下，跑出了快餐厅，我不知道自己是打哪儿来的力气，两腿交换得飞快飞快。跑到一个废弃的院墙后面，我取出了昨晚藏好的蛇皮袋，里面装着黑乎乎的几十个煤球。

我扛到快餐店，当面数给了老板娘，一共32个煤球，这样就换来三碗米饭。我当场扒去一碗，剩下两碗留给明天和后天。我首先要保证自己在义乌不被饿死，生存下去，其次才是挣钱。



## 沦落到给小姐洗衣服，真伤人自尊

终于让肚子缓和了一下，感觉舒坦多了。

我看到一个嘴唇涂抹得红红的卷发女子正朝快餐店走来。当她经过我身边时，我闻到了浓浓的香水味，这香水味吸引我以更炽烈的眼光，从身后打量她翘翘的屁股，以及袒露在外的雪白双肩。

不用任何人告诉我，我知道这是一个小姐，全中国的小姐基本上都是这种打扮，而且这种小姐的档次不高，属中低消费对象。

当小姐要了几份盒饭经过我身边时，我居然鬼使神差地打了个喷嚏。我哪曾想到，这小姐居然被我的这个喷嚏吓了一大跳，这一吓不要紧，她手上的盒饭全掉地上了。

这下，小姐不干了，朝我大声骂了一句：“操你妈啊！家里死人了是吧？打得这么响！”

我愣了一下，完全没有心理准备，一时木讷地望着小姐，样子就像个可怜的乞儿。

“看着老娘干吗？赔盒饭！”小姐凶巴巴地朝我发飙。

要是换做今日，我肯定会掏出一沓钱来，随手扔在她的脸上。但是，那时的我，口袋中已经连一个硬币都没有了。

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，何况我还不是英雄！

“你他妈的，赔不赔说句话呀！”小姐见我只望着她不说话，也不知我在想什么，于是又说，“不赔是吧？好，你有种，等着别走。”说完这句，小姐走了。我愣在那里不知所措，就是没想到撒腿就跑。那时的我还是太嫩了，社会经验极度贫乏，想得也少。

就在我发呆的工夫，小姐回来了，身后跟着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，都是长发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那种街痞。

小姐用手指着我的鼻子对高个长发男说：“就是他！”

高个长发男走过来，一把拎住我的衣领说：“小子，跟老子耍狠是吧？你赔还是不赔给句痛快话！”

我怯怯地说：“大哥，不是我不赔，是我没钱，一个子儿现在都没有了。”

高个长发男说：“没钱是吧？那行，你跟我走。”边说边拖着我的衣领往店外走，走到大街上，继续又朝前走……

我朝他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我自己都没想到就那么脱口而出了。我说：“大哥，你这么拎着我的衣领，手会很酸的，你放开手吧，我不会跑的。”

不料，那家伙听我这么一说，还真把手放开了。

被夹在中间，我不紧不慢地跟着一个小姐、两个街痞在烈日下行走。小姐带着花伞，没回头，也没再骂我。我们一行步调一致，就像是一伙人，根本看不出我是被他们押着走的。

我不确定他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，不确定他们会要我干什么。我也不想确定。我心想，我都混成这样了，一无所有，到哪儿都一样，都能随遇而安。我就像做梦一样，很渺茫、很渺茫地跟随，跟随一路的香水味，留下一路的汗臭。

七拐八拐，没多久，小姐一行人走进了街边一个村子里。当然我没有半途而逃，始终不紧不慢地跟着他们。我不想逃，也无处可逃。

我跟着他们走进了一个小院，这是座红砖砌的二层楼房，也就是当地农民建起来出租的，房东不住在里面。通常，这种低档的出租房中住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淘金者，他们与我一样，都把义乌当做是遍地人民币了，反正来的人都能捡点儿回去，捡多捡少看各人的造化。

我看了看，院里很安静，乱七八糟堆满了各种破烂。我跟进院子时，小姐正收伞，收完伞她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问高个长发男：“你不会把他带上楼吧？就在这儿解决吧。”

解决？解决我什么？难道为这点儿芝麻小事儿，他们就要杀了我不成？

我害怕起来，声音有点儿颤抖地问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

小姐斜着眼得意地说：“想干吗？没钱就别想出这门了。”

我不是急中生智，而是狗急跳墙地喊了一句：“我真没钱，不信你们可以搜我的身。”

小姐没搜我的身，只是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了一番，可能是实在找不出任何值钱的东西，加上天气又热，小姐咚咚地上楼去了。我以为小姐放我走了，长舒了一口气。

那高个长发的男人又一把抓住我脏兮兮的衣领问：“真没钱？”

我这下吓得不敢，哆嗦着说：“我，我是没钱了。”

“你妈个×，跟老子哭穷！”那家伙随手就给我脸上重重擂了一拳。我还没来得及感觉到痛，另一拳又打在了我鼻子上。一股咸咸的带着腥味的液体流进了我的嘴巴。我知道自己流血了。我想，只要你们不把我打残、打死，就让你们打一顿吧，反正我近日也无事可干，小伤小病无大碍，只要不逼我给钱就行了。于是，我既不喊疼也不求饶。

我忍，我能忍！

另一个家伙也过来凑热闹，他踢了我屁股一脚，好在力道不大，我只是翘起了一下就站稳了。见我没倒下，好像污辱了他，那家伙冲上来就对我拳打脚踢……

“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把他打死了！”走到楼上走廊上的小姐不耐烦地朝楼下院子里的两人喊，她显然有些烦躁。

“那怎么办？就这么放他走岂不是太便宜了他？”其中一个男的说。我不能确定是哪个，因为我疼得不行，双手护着脑袋，蹲在地上起不来了。

“没钱就干活，找点儿活让他干干。”那小姐站在走廊上说。

“我们这儿有屁活可干呀！”高个长发男的声音。

“洗衣服！你们他妈的换下来的衣服都一大桶了，老娘我才懒得洗。”小姐说，“就这样吧。”

这事好像得由她说了算。事实也是这样，她同意之后我就被带到了一个房间里。一个红色的塑料桶摆在了我面前，桶内满满地塞着散发着汗臭味与香水味混杂的衣物。

说句内心话，洗衣服我不讨厌，因为下岗后，我在家没少洗衣、做饭。但不同的是，今天这衣服洗得太伤人，太伤人的自尊。可能人太倒霉的时候，自尊心就会大大打折吧。那天，我只是稍稍感觉到心里委屈了一下，并没有更多的难过。

在房间里，他们留下矮个男看守我，其他一男一女到隔壁房间看电视去了。

我先洗了洗自己的脸，然后开始洗衣服。看守我的那家伙时不时地叫一句：“你他妈的洗干净点儿！”

在洗衣服时，我闻到了一股香烟味，烟瘾顿时上来了。我边洗边想如何让那家伙赏我一根烟抽。

我这人挺贱，见烟贱。

我这辈子戒了无数次烟都没成功，我对烟的依赖性很重。哪怕在我最穷困潦倒的日子里，我也想方设法从老婆那里讨点钱来买劣质烟抽。有时羞于自己去买劣质烟，我就让住在隔壁的老头帮我去小巷口的旧杂货店中买。

我抬起头，一脸赔笑地问那个看守我的家伙：“兄弟……”我才讲了两个字，那家伙就朝我吼了：“哪个是你兄弟？你他妈皮痒痒了是吧？”

我连忙改口，说：“师傅，哪件衣服是你的？我帮你洗得更干净一点儿。”

那家伙听我这么一说，两只眼睛滴溜溜地在塑料桶与塑料盆之间来回瞅，“就那件青花的衬衣和那条红裤头，还有那条青牛仔裤。”

我按他说的，把三件衣物挑了出来优先搓洗。

那天，我感觉自己特能理解电视剧中跟在日本人后面混的汉奸，虽然行为可耻，但活着的确不容易，要会察言观色不说，还得学会收起自尊拿出一副做奴才的样儿来。那天的我就是这德行，活生长着一副奴才相。

那家伙看我卖力、仔细又优先洗他的衣服，不再对我吼了。我趁机说：“师傅，你抽的是什么牌子的烟？真香啊。”

“红梅烟，四元一包的，你来根不？”他说。

我知道那家伙中计了，心想就让你显摆吧，反正我有烟抽就得了，于是我继续拍马屁说：“四元的红梅是好烟啊，我抽得很少，因为没钱买。”

我刚说完，人家就把烟递到我嘴边了，还主动掏出打火机为我点上了火。我双手尽是肥皂沫，不能以手指夹烟，就让烟一直在嘴边吊着。我一口一口贪婪地深深吸着烟碱与焦油。

慢慢腾腾，我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衣服洗完。很奇怪，洗完衣服我不想离开了，我觉得这里挺好的，最起码有可以说得上话的“熟人”。我相信事情都过去了，只要表现得好，他们是不会再打我的。

按照吩咐，我把洗好的衣服都晾在走廊上的铁丝上。

看守我洗衣服的那家伙见我晾好了衣服，便说：“你可以走了。”说完他也进隔壁房间看电视去了。房门“咚”的一声关上时，我的心莫名其妙地收了一下，好像一种希望瞬间被击碎了。我在心底对自己说，再等五分钟，五分钟内有人走出来，我就鼓足勇气说我想留下来，如果没人走出来，我就离开此地另谋生路。

一分钟……

两分钟……

三分钟……

大概就是这么个关头，有人开门出来了，是高个长发那家伙。他瞅了我一眼，问：“衣服洗好了？”

我“嗯”了一声。

他又问：“洗好了，你还不走在干吗？”

我红着脸说：“我想留下来可以不？”我知道这种请求的希望是渺茫的，但是我真的无处可去，我只想有饭吃，有地方住，干什么、怎么干，已经是次要的了。

“留下来？”

“是的，我想和你们一起干。”

“你能干什么？洗衣服？”

我无语了，我也想不到我能干什么。我是男人身，我留下来能干

什么？我只是穷急了，急需一个地方安身，就像那句俗语说的，病急乱投医。

看我低头不语，那家伙吼了起来：“滚！滚！哪儿来的滚哪儿去！看见你，老子就烦！”

既然如此，还能说什么，我只好抬腿走人，走到楼下毒辣的烈日下，去寻找我能去的地方。



## 挣了一点儿给家里打电话的钱

我走到一颗梧桐树下坐了下来。时间对我而言是富余的，我可以随地休息或是无聊地胡思乱想。

那个下午，我特别地想家，想老婆，想孩子。我想打个电话回去，但身上一分钱也没有。混成这样，我太不是人了，我对不起我的老婆孩子，我不配为人夫为人父。

我在心底谴责着自己，但这于事无补。无论我怎么骂自己，都骂不来两元电话费。我坐了一下午，就这么想着恨着、恨着想。后来，我想出招了，我得拼命弄些钱来给家里打个电话，这才是重中之重的事情，我不能让他们担心。

我在梧桐树下一直坐到了夜里两点左右。不是我能坐，而是因为坐在这儿与坐在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。与其到处走消耗体力，还不如就在这儿坐着，最起码不会感觉肚子饿得难受。那时的义乌还没有联防队员，如果换成是现在，我可能早就被人客气地打扰了。

夜里两点多钟，我去了开除我的那家伞厂。轻车熟路，我用木棍撬开了伞厂仓库后窗户上的钢筋，爬了进去，然后抱出了50把收折伞。很顺利，没有一点点不测。

那时的义乌工厂大多是家庭作坊式的，没有门卫，甚至连像样的厂房都没有，都是自家院子或是租来的旧仓库什么的，然后挣了钱再



盖，边挣边盖。仓库大多也是平房，利于搬运货物。我知道后来的大厂中就有这样的，比如2005年收购上海霞飞的某化妆品厂。

说实话，偷这家的产品我忐忑不安，虽然他们本来就欠我两个月工钱，但我知道这不道德。

从小到大，我都是乡亲们眼中的乖孩子，小偷小摸的事从来与我无关，这也是家教太严的缘故。但是，在义乌，我居然干起了小偷小摸之事，真是匪夷所思。虽然这算不了什么罪行，但又确实是被人所唾弃的行径。我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以后要用行动来洗刷这次耻辱。（我完全可以省掉这节不写，把这些秘密永远地尘封在我的心里。但是，为了表明我当时的困境，也为了让大家更能明白我以后创业的动力与非凡的忍受力，我还是坚持写了出来，这更能讲得清楚事件的前因后果。如果省去这些劣迹，就不能让你们充分地理解与感受我后面的爆发力。）

我把偷到的伞藏在我藏行李的那个破院里，用砖块掩得实实的，然后才开心地躺在一堆工地木板上睡去。夏天的蚊子特别多，我一晚上都要被叮醒十几回。2009年，义乌市发动灭蝇、灭蚊活动，据说是为了防治一种什么病。我想，要是那时有这种病，我十有八九会染上，因为我接触的蚊蝇太多了。

早上醒来后，我感觉又很饿了，但我没打算去那家民工快餐店，因为那碗饭是我中午的午餐，不能轻易去动。我忍着饿寻思着这50把雨伞如何脱手换成人民币：一是拿到市场或店里去转给店主；二是卖给快餐店老板娘；三是去昨天挨打的地方找那两个家伙转手。

思前想后，我决定采用第三种方案。因为一的风险太大，二又没有把握，三没什么风险，最多得不到什么钱。钱的多少不是最主要的问题，我现在急需的是两元钱打电话回家。当然能有个几十元是最好的了，这样我可以住上旅馆，洗个澡、刷个牙什么的。

在去找他们前，我也想了很多，我知道钱对我的重要性。我不能不想，不能不考虑每个细节上的事，想得周全才能如愿以偿。

我在路边捡了个破蛇皮袋，装了五把伞打算先投石问路。如果真不测被他们扣了，我还有45把，大头在后面，还是有希望的。